

B A I
掰

白羽

著

世上大抵没有完满的爱，
要不燃烧，要不持久，两害不可共存，
能够和平分手，已够幸运。

B A I

掰。

系
群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3-212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掰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3

ISBN 978 - 7 - 5060 - 6235 - 0

I . ①掰… II . ①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071335 号

掰

（BAI）

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辛岐波 李典泰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：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.625

字 数：130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060 - 6235 - 0

定 价：2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5210012

行云记忆十分清楚，她第一次见大哥哥川流是在三年级课室。

那日，母亲接她自幼儿班出来，她忽然哭闹，母亲只得把她抱在手中。

老师看见，相当反对：“这么大，还要抱？”

云妈一边赔笑一边把五岁女儿捧出课室，在幼女耳边说：“我们去看姐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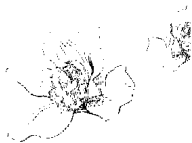
姐姐悠悠大三岁，性格与行云不一样，稳重成熟，从三年级课室玻璃窗看进去，她正对老师朗诵什么。

然后，下课铃响。

悠悠正想挽书包，有一个男同学走近与她说说话。

云妈对小云说：“过几年，小云，你也在这间课室上课。”

小云一听，什么，她一直以为读完幼儿班已完成大业，怎么还要来这里。读书这回事，到底有完没完，她急得放声大哭。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悠悠知道这熟悉的哭声，她无奈对男同学说：“川流，我妹妹来了。”

“那哭娃是她？”

悠悠点头。

川流走近，自我介绍：“阿姨，我是悠悠同班同学川流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。”

小云脸上挂着豆大泪珠，看见陌生面孔，躲到母亲肩膀。呵，这哥哥有那样粗的眉毛与大眼睛。

悠悠伸手自母亲接过妹妹，抱上车。

小云忽然问姐姐：“幼幼，那是你的男朋友？”

姐姐没好气：“不是幼幼，是悠悠。”

云妈笑答：“到十七八岁才有男朋友，此刻，只是同学，好同学不分男女，好朋友也不分男女。”

之后，川流时常来云家。

有时候是一组人，男女都有，一起准备功课。小云时时爱走近搅局，像把颜色笔套逐支拆除，人人都不喜欢她，但川流会把她抱在膝上，同她解释：“到三年级功课会忽然紧。”给她一本小书与三颗史麦糖。

川流时时出现，云妈警惕，问大女：“他好像不恋家，为什么？”

悠悠回答：“川流母亲已经辞世，他同祖母与父亲住，祖母很不喜欢他，不做饭给他吃，她一个人躲在厨房用膳，把巧克力与饼干

都收柜里不给他看到。”

“我不知道有不疼孙儿的祖母。”

“川流父母在他三岁时离婚，他一直跟母亲住，直到现在，他与祖母没有感情，他放学不是留校打球，就是住同学家。”

“功课如何？”

“与我一样，中上。”

小云都听在耳里：没有妈妈，可怜。

她走近，不自觉抱住母亲大腿。

悠悠说：“周末，他睡在大伟家，大伟妈同情他。”

云妈也有慈善心肠，每次做晚餐，多预备一份，用电话把川流叫过来：“是少年最喜欢的烤牛腰肉。”

川流飞扑而至。

云爸有时看见，笑问：“那是谁，是上门女婿吗，看中悠悠还是小云？”

川流一直帮悠悠与小云做功课。

他讲解详尽，并且刚刚学完，同校，同一老师，两个师妹都服帖。

不久，川流的老祖母也患病，看到川流就更加生气，她嫌他争夺唯一儿子的时间。

川流几乎课余均留在云家与大伟家。

云爸问：“你见过川流的父亲？”

云妈回答：“十分英伟的中年男子，是名电器工程师，任职政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府，但神情憔悴，沉默寡言，嗜酒。”

“那男孩似得不到家庭温暖。”

云妈叹口气，不方便置评。

云爸说：“对他好一点。”

渐渐地，云妈多买一份球衣，多织一件毛衣，并且，叫川流把脏衣换下给他洗净烘干。

川流成为半个云家人。

他约大伟到云家后院打篮球。

即使下雪，两个男孩也只穿背心，悠悠看见，轻轻斥责：“神经病。”

小云虽然才几岁，也知道女孩子骂男同学神经病，并不指他们真的脑筋有问题。妈妈生日，爸爸送一百枝玫瑰花，妈也骂爸神经病。

打罢球，小云斟热可可给川流，忽然发现一件事，她看到川哥腋底像她爸一样长出汗毛。

小云目光炙炙。

川流连忙罩上外套。

小云又发觉他腮边也有毛毛，那是胡髭，他长大了吗？幼幼开始用卫生棉，她也发育。

川流抱篮球在胸前，只是笑。

半晌他问：“小云周末你有功课吗？”

“读书报告，我做《 π 的一生》，还是《呼啸山庄》？”

“请求你，做 π 。”

“如听你话，你拿什么报答我？”

川流有点讶异，这小小女孩十分懂得与男生调笑，不久之前，他记得她还是抱在手里的哭娃，他也给她骑在肩上看游过游行。

这时云妈把他们叫进屋里吃点心。

那天，吃自家包的菜肉云吞。

小云查视别人碗里，相当不满意：“别人都六个，我只得四个。”

云妈指出：“小云，单位词要弄清楚，云吞一只只，不是一个个。”

比她大几岁的兄姐纷纷加入：“一篮菜”、“一盆花”、“一绺头发”、“一把梳子”、“一条河”、“一张桌子”、“一页纸”、“一串项链”、“一本书”、“一座桥”、“一杯茶”、“一碗汤”、“一柄茶壶”、“一盒糖”……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

救命。

小云想：汉语真不是轻易学得好的语言。

云妈忽然说：“我有御本木的一本珍珠。”

“珠子一本本？”

“一帖药”、“一顿打”、“一餐饭”……他们又大笑。

川流知道，自己家里，再也没有这份热闹。

云妈关怀问：“川流，你祖母怎样？”

悠悠代答：“已进护理院，她不再认得人，医生说这几天的事。”





“啊，”云妈惻然，“你爸反应如何？”

又是悠悠回说：“他在女伴家留宿。”

云妈问：“那你一个人在家？”

这次是大伟回答：“川流住我家地库，他父亲打算继承到屋子便即刻出售，与女伴搬往他省。”

云妈忿然：“嘎，儿子呢？”

“他可以跟，也可以不跟。”

“才十三岁，他未能独立。”

大伟答：“我爸妈说，那就住我家地库好了。”

小云看着川哥：可怜。

云妈这样说：“那么，我负责三餐及洗涤。”

川流只是微笑。

他自小很少流露内心感情。

一日下午，川流正上课，校工叫出，护理院有电话找他，祖母已经辞世。

老人临终前那几年，每天都要川流知道，她不喜欢他。那无名的憎恨却使川流对喜爱他的人无比感激。

同班的大伟与悠悠陪他出课室拥抱他。

接着好几天，小云都没有看见川流。

大伟来回做信差。

云妈问：“他还好吗？”一边接过脏衣物。

小云眼尖：“这件这件还有这两条裤子，都不是川哥的，你懒，把自己衣服也拿过来洗。”

云妈笑：“都一样，都一样。”

大伟伸手拧小云脸颊：“你小气。”

小云闪过：“不要动手，我已长大，你如不会摸幼幼，也不该碰我。”

大伟脸红，搭讪说：“云妈上次烘的那大块巧克力饼干——”

云妈再给他一盒。

那些饼干，大如巴掌，幼幼已知节食，不敢碰。

那大伟高高兴兴去了。

过几日，小云放学，去探望川流。

他伏在沙发床上阅读，看到小云，有点意外：“哭娃，是你。”

小云把他替换衣裳放在床边。

川流低声说：“谢谢，你们对我真好。”

他父亲倒是言出必行，挂出牌子，把房屋廉价出售，与女伴远走他省，只留下一个电话号码。

照说，像川流这种未成年少年，儿童服务署应替他正式安排领养家庭，断不会让他无亲无故依靠友人，可是无人举报，他成为漏网之鱼。

他俨然大伟家一份子，持地库门钥匙。

孩子们遇风便长，大人忙于“早点睡”、“不准观看色情网页”、“少爷小姐大考了”……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回头。





一件事叫云妈最意外。某天接放学，早了些，母亲们聚集一角聊天，云妈走近，听到她们在说功课：“……都不知为什么，竟有那样优秀学生。老师说，她每份功课，都用胶封套好，有扉页，每页编号码，纸背再签名，以防失散，按时交上，决不拖赖，又愿帮同学，文具公用，每科九十二分以上……”

云妈也颇羡慕：谁，谁家生如此乖儿？

她们看见云妈走近，便笑问：“云妈，你怎么教出如此出色孩子？”

云妈吃惊：“谁，我？”

“我们在说你的女儿。”

“呵，不，小女叫行云。”她退后一步。

“就是说行云这优秀学生呀。”

云妈怔住，惊异不定：喂，大家真的没搞错？

回到家，查阅行云功课，几乎清一色满分，连英国文学都九十六，公民一百零一，额外奖励一分。美术老师作这样评语：行云，你必须读艺术！数理化无一例外。

云妈讶异：这神奇小侠，平时并不见她死读，夏季在泳池边晒成黑炭，冬季跟大伟及川流上山滑雪，不知什么时候练成好功夫。

倒是悠悠，测验考试时颇为紧张，有时脸上长疱，还要求家人肃静，然而，成绩始终中等。

云妈是少数不计较子女读书成绩的母亲。

“咄”，她说，“我早已毕业，我不想再读一次。”十分豁达。

云爸每季跑一次东南亚为老板巡电子厂，更无空暇督促功课。

可是，顽皮爱哭的行云，照样名列前茅，奇哉。

下午，大伟扶着川流回来。

川流一身汗，表情僵硬，一看就知不妥。

云妈有经验：“怎么，打架？”

“踢英式足球时被敌方踢到足踝。”

“可有到医务处？”

川流咬牙答：“我没事。”

云妈即说：“我与你去急症室。”

“云妈，不必麻烦，休息一下，没事。”

“小云，车匙。”

“真的不必。”

小云已经应声出来，一行三人速往医院。

小云扶着她川哥，川流忽然发觉，哭娃比悠悠还高，真是意外，她手长脚长，似只小鹿。

他俩利用轮候时间做功课。

云妈轻声问：“川流你为何一式做两份？”

小云代答：“另一份属于幼幼。”

云妈吃惊：“她人呢？”

“在戏剧组排练，演《王子复仇记》。”

“谁是哈姆雷特？”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“大伟。”

云妈不语。

轮到川流，照过X光，足踝骨有裂痕，需做石膏，川流懊恼。

云妈安抚他：“川流，这是生活时常会发生的烦事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你看，整个急症室都是损手烂脚的孩子，那个男童才危险，铅笔插到喉咙……别急躁，忍耐应付。”

川流汗颜：“云妈真好。”

她走开与医生说话。

小云问川流：“川哥到大学读什么？”

川流黯然：“我需工作，不打算升学。”

“川哥，我听说有许多奖学金。”

“再讲吧。”

小云看到他说话时喉结一上一下，十分有趣，忍不住伸手去摸，纤长手指尖叫川流麻痒，他笑着躲开。

这时云妈过来：“可以回家了。”

傍晚，悠悠回转，云妈示意有话要说。

不知怎地，悠悠忽然生气：“又训话？不用问，我有答案：是，我仍是处子；不，我不会往英国升学；还有，周末舞会非去不可。”

云妈气结：“你这忤逆女，枉我自胚胎把你养大。”

“我已十五岁，还限制每晚回家吃饭。”

“你想到哪户人家吃饭？”

她们时时争执，小云不以为奇。

小云过去拉姐姐袖子，叫她少说一句。

云妈说：“你不可叫川流代你做功课，你不能欠他。”

“他才欠我们呢。”

“悠悠，施比受有福，我们做一切因心中喜欢，无价。”

悠悠回房，锁上门。

云妈在门外说：“悠悠，你不能尽怪少年荷尔蒙作祟，这纯粹是不良举止。”

小云听见摔东西声音。

舞会那晚，悠悠让妹妹欣赏织花渔网袜。

“嗯，”小云说，“好不熟悉，曾经见过。”

“不可能，这是本季最新产品，你在什么地方见过？”

“东区红灯街。”

“小云我掌你嘴。”

小云笑着靠到幼幼身上：“你打算早结婚？”

“你关心这些干什么，你才多大？”

“结婚仿佛是人生大事。”

“才不急，我要跳足舞游遍世界才安顿下来。”

“川哥怎么想？”

“我怎知道他怎么想。”

“你俩可有接吻。”





众里寻他系列

众里寻他系列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川流爬在她窗口那棵樱桃树的桎杈上，探身与窗内的幼幼亲吻，小云在邻房窗口看得很清楚，但她不会告诉母亲。

当下小云微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，你这辈子只有我这个姐姐，老妈已不能生育。”

川流低头吻幼幼陶醉神情叫小云诧异，他精魂像是去到地球远处，双手几乎抓不紧树杆，小云担心他会摔下。那是十五岁幼幼的初吻吗，即使是姐妹，小云也不好问。那么，第一个亲吻小云的，又会是什么人。

悠悠把跳舞裙子取出让妹妹欣赏。

小云眼前一亮，羡慕地说：“妈妈多疼你。”

那是淡蓝色的束腰大蓬裙，配小小宝石头箍。

“过了今夜，我就是高中生，”悠悠说，“不久，又得开始计划大学读什么科目。”

“你一直喜爱时装设计，画过无数样子。”

“爸妈都不赞成，他们叫我读英语，然后添一张教育文凭，但，那也需要七十分平均分，多辛苦。”

小云怔住：“答三条题目已有七十，你此刻拿何种等级？成绩不理想，为何不找川哥补习？”

“他凶巴巴。”

“幼幼——”

“我要开始打扮，舞伴六点接我。”

自下午起她就不吃任何点心，口渴，只用水漱口。

小云暗暗好笑，幼幼一向聪敏，不知怎地，成为少女，过分贪美。

还有意外接踵而至。

六时正，门铃一响，走进来的少年却不是川流。

连拿着相机准备拍照的云妈都意外：“大伟是你。”

只见天然卷发的大伟满面笑容，他穿着簇新礼服西装，神采飞扬，看着打扮好的悠悠走近：“悠悠你肯定是今晚最漂亮女生。”

小云脱口而出：“川哥呢？”

大伟笑答：“他认为舞会没意思，他在家温习。”

云妈连忙帮一对俊少年美少女拍摄，一边说：“十一时之前归家。”

他们旋风一般离去。

云妈感慨：“匆匆十多年，当初搬家，大伟只两三岁，顽皮透顶，见什么爬什么，又每次摔下，哀哀痛哭，我还取笑他：‘大伟，男儿流血不流泪。’”

小云蹙着眉头：川哥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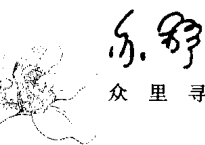
她坐立不安，终于，自樱桃树爬下，跑到大伟家地库找川哥。

为什么这班少年不走正门专喜爬树，那也是他们反叛行为之一，唉。

小云到地库敲门。

川流先走近半窗看一下，见是小云，好不意外，他打开独立小





门给她进去。

小云未来过这个临时家居，好奇浏览。小小一张床，一叠课本，一部电脑，这便是他的世界，川流没有家。

小云口气扮大人：“有父亲的消息吗？”

“他添了一个小女儿。”

“啊，今晚为什么不去跳舞？”这才是正题。

川流不出声。

“你把幼幼让出？当心讨不回来，告诉你，喜欢的人与物不可轻易放弃，要抓紧。”

川流讶异，这小女孩口气似小老太太，老气横秋，说的道理，又字字珠玑。

川流黯然，但嘴角仍然含笑。

他问：“你有功课不明白？”

小云答：“我找你聊天。”

“我只一个人，不方便招呼小女孩。”

“我知道幼幼时常找你，快，做咖啡给我喝。”

川流冲杯咖啡给她，小云放三颗糖：“呦”，还是苦不下咽，“有无啤酒？”

川流好笑：“我也尚未到喝酒年龄。”

小云说：“我知你为整条街多户邻居剪草扫叶清除沟渠，兼派报纸赚取外快，可是这样？”